

風霜紅葉

根据张宝法传奇经历改编



总策划 杨亚飞

编剧 戚天法 高明强



二十集电视连续剧

风霜红叶

——根据张宝法传奇经历改编

总策划 杨亚飞

编 剧 戚天法 高明强

宁波市繁荣文艺创作中心

二〇〇二年元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霜红叶/戚天法等著 深圳:中国特区出版社 2002.1

ISBN 962—86839—1—6

I 风… II 戚… III 文学 IV 28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49348 号

风霜红叶

总 策 划 杨亚飞

编 剧 戚天法 高明强

出版发行 中国特区出版社

地 址 深圳市罗湖红宝路 143 号

印 刷 文教印刷厂

字 数 22 千字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62—86839—1—6

定 价 22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集

片头字幕衬底

——耀眼的旭日，被一片乌云遮蔽。天空灰暗，狂风暴雨骤然袭来……

——老墙门内，一棵稚嫩的小红枫在暴风骤雨中摇曳、倾倒，但是坚韧的根须并未让它离开深厚的大地。

——甬江上惊涛拍岸，浊浪滚滚，海燕飞掠……

上述画面中，悲怆而坚毅的主题歌声响起……

推出片名：**风霜红叶**

出现演职员表……

1. 动力机厂门口 早晨

朝霞满天，旭日映照在“滨海动力机厂”厂牌上，呈现出五彩光环。

铛！铛！铛！……

钢轨的敲打声，奏响了海城的晨曲，开启了全新的一页。

骑自行车的男女工人，形成了一股人流，向工厂大门涌去。

工厂大门上，有人正在张贴标语。新标语赫然入目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

一位穿着干净工作服的青年工人张宝法，年纪约二十岁，逆着人流，从厂门内拼命往外挤。他个子不高，皮肤黝黑，焦急的脸上淌着汗水。

一个矮胖的同事拉住张宝法：宝法，上班了还往外跑？

张宝法：啊！王晖，看到李组长说一声，我马上回来。

张宝法飞也似地朝居民区奔去……

王晖赞许地：宝法呀，又要搞什么技术革新了吧？

2. 王美霞家中 早晨

一座老墙门，沐浴在旭日霞光中。

近乎四合院建筑风格的一侧，三十岁的王美霞浓妆妖冶，一个人惴惴不安地在家中踟躅，不时张望家门。

门外传来敲门声。

王美霞立刻奔去开门：谁呀？

腰部别着手枪的派出所长万小夏出现在门口。他中等身材，三十余岁，目光中含着奸淫。

王美霞皱着眉头，揶揄地：我的万大所长，行动怎么这么慢？

万小夏快步走进门，调侃地：还慢？你不是才打的电话么？

王美霞故意不高兴地：事情怎么样了？也不给个回话。

万小夏关上门，双手搭住王美霞的肩膀，媚笑地：放心吧，昨天晚上，我已经……马上有戏看了，说不定正在演出呢。

王美霞脸上露出笑意：真的？

万小夏神秘地从口袋中摸出一把锃亮的小钢尺，递给王美霞：喏，这个你保管着，千万要藏好了。

王美霞娇嗔地：这还用得着你来教我吗？

王美霞在万小夏脸颊上亲了一下，将小钢尺插入墙缝内，又糊上一张年画：这样，最保险了。

万小夏顾虑地：为了我俩的事，我们这样做是否……

王美霞：你是真慈悲还是假慈悲？你不是连他父亲都给毙了！我俩的事现在碍手碍脚的就是他了。听说动力机厂上头很器重他，写的电影剧本省里还打算采用。今后他出人头地了，还不报你我的杀父之仇。我这个居委会主任倒没啥，听说你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兼派出所长又快升了，是吗？抓好阶级斗争，说不定还是催化剂呢！

万小夏狡黠地笑了：阶级斗争为纲，越左越妙，立功受赏，我俩好事成双！

王美霞搂住了万小夏的脖子：你真坏！

3. 动力机厂厕所前 早晨

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朝阳被乌云吞没。

厕所门前聚集了许多人。

嘈杂声此起彼伏。

王晖朝人群走去：呵呵，怎么这样热闹啊，又有什么新鲜事了？有人碰碰他的手肘：别那么嚷嚷，有人在厕所里写了反动标语！

王晖吃惊地：反标？吃了饭没事干了。

另一个人：据说，还是用小钢尺划上去的呢！

群众：公安来人啦！——公安来人啦！——

万小夏与几个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在保卫科干部单民引领下快步走来。

众人纷纷让道。

公安人员忙着拉起绳索，保护现场，拍照。

单民：大家马上回到车间去开会。

人们好奇地迟疑散去。

4. 车间 日

一个三十几岁的保卫科长，瞪着眼大声地向工人宣布：你们都听好了，把自己的钢尺包在纸里写上名字，统一上交。今天你们都不用干活了，把昨天晚上自己在哪里，做什么事情都写出来。要是谁不说实话，后果自负。

工人们都纷纷拿出自己的钢尺，整齐有序地放在台板上，随后，寻找纸笔……

保卫科长又补了一句：没有纸笔到厂办公室拿，但谁也不准走出工厂大门。

瘦瘦的李组长低声地问身边的王晖：宝法呢！怎么没来上班？

王晖低声地：来了，又出去了，叫我给组长说一声。

李组长皱起眉头：这个时候……

5. 张宝法家中 早晨

一座四合院的老墙门，墙上石灰剥落，屋顶上瓦棱草萋萋。张宝法家借租的是大院右侧一间旧房子，与王美霞家成犄角之势。室内，除了一口破旧不堪的老橱、一张旧床和一张边角缺口的桌子

外，别无它物。

张宝法急匆匆地奔进老墙门来。

张宝法还没到家门口就大叫：妈！见过我的钢尺没有？

斜对面的王家窗口露了下万小夏与王美霞的脸就放下了帘子。

张宝法的母亲正在门口弯腰洗衣服。她五十几岁年纪，但慈祥的脸上已刻上了皱纹，两鬓染上了霜雪：钢尺？阿宝，妈没见到。

张宝法：哦！会不会忘在楼上了？

张宝法说完，踏着吱格吱格作响的楼梯，进了自己两丈平方的小天地。这里，一张旧单床，一张旧小桌，桌子上堆放着一些书籍及正在修改中的电影文学剧本。

张母大声地吆喝着：宝娣啊！快帮你哥哥找找钢尺！

十二岁的张妹从内屋奔了出来，朝楼梯口问：哥哥，你的钢尺是不是有一点红漆的？

楼梯口的张宝法：对呀！妹妹，你看到我的钢尺了？

宝娣：哥，没有，那是好几天前的事了，我帮你找找。

楼下，张母和宝娣仔仔细细地角角落落寻找……

阁楼上，张宝法爬进床底下寻找……

6. 动力厂保卫科 早晨

几个穿着警服的公安人员在万小夏的带领下，走进保卫科。

保卫科长迎住：万所长，我们真的没想到厂里竟然会有人写这样的反动标语，我们的思想教育没跟上。

万小夏瞪着眼看着保卫科长：这是阶级斗争，你可得知道，就凭这条反标，足够吃枪毙了！

保卫科长连连点头：是，是，是。我们一定尽力把阶级敌人查

出来,交给你们。

万小夏有些不满地:什么叫做‘尽力’?你们把厂里人员好好摸底排队,挖出这个定时炸弹!

保卫科长顺从地:所长,我们一定!一定!

7. 张宝法家 早晨

张宝法从楼梯上垂头丧气地走了下来,懊恼地:妈,我找不到啊!

张母:你再到车间找找,仔细想想,昨天用了,放在什么地方了?别心急,慢慢找。

张宝法心急火燎地奔出门,又向工厂跑去……

张宝法刚走,王美霞出现在门口:唷,阿姨,你们在找什么啊?

张母焦急地:阿宝的钢尺不见了。

王美霞假装吃惊的样子:什么,钢尺不见了?那是他的吃饭家伙,没有了,怎么去上班啊?阿姨,我帮你们一起找找!

王美霞假惺惺地走进门去。

8. 车间 早上

工人们在咬着笔头写个人活动汇报。

张宝法汗淋淋地跑进车间,将工具箱倒扣在地上寻找钢尺。

皮笑肉不笑的单民走进车间:张宝法,到保卫科去一趟。

张宝法:师兄,找我有事?

单民闪烁地:去了就知道了。

张宝法预感到了什么,一时愣住。

王晖:去吧!我来帮你忙,去吧。

张宝法迟疑地跟着单民，走出车间去。

9. 保卫科 早晨

万小夏坐镇在保卫科。

张宝法随单民走进保卫科的门。

保卫科长威严地：张宝法，听说你那把钢尺丢了，是不是啊？

张宝法：是的。

保卫科长：什么时候丢的？

张宝法：昨天下班时还在，今天上班就不见了。

万小夏：昨夜没了！哼！

万小夏向保卫科长递了一个眼色。

保卫科长会意地：是昨天晚上吗？

张宝法点点头。

保卫科长：你先回去，把你昨天晚上的详细活动经过写一份交待材料给我。

张宝法吃惊地：交待材料……

10. 张宝法家里 日

王美霞假惺惺地帮着寻找钢尺。

张宝法的母亲满脸灰尘：这孩子，忘在哪儿了呢！美霞，你自己忙去吧，我慢慢找。

王美霞心怀鬼胎地：那我也上班去了。阿姨，别急，慢慢找。

王美霞飘然而去。

张母上阁楼去找那把钢尺，每跨一步楼梯，脑海中就闪现着王美霞的脸。它是那么的阴险，那么叫人捉摸不透。

十八级的楼梯，好象是十八座的高山。张母上楼梯似乎感到异常吃力。楼梯下，宝娣抬头仰望着母亲。

张母跨上最后一级的台阶时打了滑，两眼金星飞舞，一阵眩晕，一个跟头栽了下来，一直滚到了楼底，发出一阵沉闷的响声。

宝娣大声地哭喊着：妈——妈——

左邻右舍被惊动了，纷纷奔进张宝法的家中来：阿宝妈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

张母倒在地上已经昏厥过去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张母抬到藤椅上，有的掐人中穴，有的拍面孔，阵阵呼喊：阿宝他妈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……

11. 动力机厂车间内 日

车间内的人都伏在桌子上写着，什么姿势都有。

张宝法垂头丧气地走进车间。

车间内的工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张宝法。

张宝法站在自己的车床边，仰头看着天花板，一言不发，眼中泪珠在打转，但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。

门卫跑来，大声地叫唤着：张宝法，门卫有你的紧急电话！

张宝法收住了即将下滴的泪水：电话？谁的电话？哪里打来的？

张宝法好象从梦中惊醒过来，飞快地奔出了车间。

12. 动力机厂门卫室 日

张宝法跑进门卫室，忐忑不安地立刻拿起话筒：喂……啊……
嗯……我就来。

张宝法挂下电话，晕乎乎地奔出门卫。

13. 张宝法家 日

左邻右舍都围在张母的藤椅边。

张宝法发疯地奔进门，扑向母亲：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阿宝回来了。

妹妹宝娣哭泣着：哥，妈妈为了帮你找那把钢尺，不小心从楼梯顶上摔了下来。

张宝法紧紧地捏着母亲的手腕，焦急地：妈，你醒醒！你醒醒……

三十七八岁的邻居菊凤闻声过来：阿宝，你怎么还不把你妈送到医院去呢？

张宝法这才回过神来，背起母亲，冲出门外，叫住了一辆三轮车：快，医院……

14. 医院 日

医院的急救室里，张母已苏醒，躺在检查床上，医生正在给她做全身检查。

张宝法在旁边不断地：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呀！医生，求求你了！

医生示意张宝法可以把病人从床上扶下来了。

医生看着张宝法：你妈真是幸运，从楼顶翻滚到楼底，居然没有伤到一根筋骨，只是磕断了两颗门牙，受了一点轻伤。

张宝法感激得热泪盈眶：谢谢医生，谢谢！

医生给张母开了一张处方，递给张宝法：快去配药吧！

15. 张宝法家外 夜

小巷路灯昏暗。

张宝法背着母亲走在小巷内。

宝娣远远地望见哥哥背着母亲回来，立刻奔上去：哥，妈没事吧？

张宝法：小妹，妈没事了。你把这药拿到房间里去，明天还得上学，你先去睡觉吧。

宝娣应声接过药，帮哥哥将母亲扶进家门去。

16. 张宝法家中 深夜

没有风的夏天夜晚格外闷热，飞蛾绕灯。

母亲躺在床上。

张宝法把药和水送到母亲的嘴边。

张母微微地仰起身，服下了药丸。

张宝法在地板上泼了一些凉水，点燃艾草驱赶蚊子，用扇子为母亲扇凉。

母亲的脚后，不懂事的小妹已经呼呼地进入梦乡，汗珠在她的脸上滚落着。

张母躺在床上辗转难以入睡。

母亲突然发问：阿宝，今天你厂里出事了？

张宝法奇怪地：妈，您怎么知道的？

母亲叹了口气：哎，阿宝啊，王美霞这个丧门星多年不进我家门槛，今天她来了，我有一种预感，我们家又要出事了。

张宝法有些不解：妈，美霞表姐她与我们还是亲戚呢！她怎么

会害我们？

母亲看着儿子纯正的眼神：阿宝啊，你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死的吗？

张宝法看着母亲：爸爸是被人民政府枪毙的。但你却一直跟我说，我爸爸是个好人，是个真正的好人！

张母：你爸爸的的确确是一个好人，他为人豪爽，心直。只要路见不平，他就会拔刀相助；只要求他帮助，他总会掏心掏肺。他还冒着生命危险，救过地下革命者……

张宝法：妈，我就是不懂，爸爸是码头搬运工人，解放前又救过革命同志，那他怎么会被政府……

张母：你爸爸是被人冤枉枪毙的，是一个天大的冤案。

张宝法瞪大了眼睛：冤案？我爸爸是被谁害死的？

张母沉吟地：制造冤案的人就是这个王美霞……

张宝法吃惊地：王美霞……

17. 八年前的张宝法家中 夜

（闪回）

张宝法的父亲和母亲躺在床上。

张父翻来覆去，不能入睡，坐起来点烟。

张母迷迷糊糊地：阿宝他爹，你今晚是怎么了，有什么心事吗？

张父固执地：哎，阿宝他娘，我说对门的远房亲戚王美霞啊，真是有些看不入眼，打扮得花里花梢，走路一扭一摆的。这还不算，居然和派出所那个姓万的勾勾搭搭，他是有老婆的南下干部呀！这不是损害共产党的威信吗？

张母打断张父的话：阿宝他爹，你也得改改你的脾气了，别管得这么多。

张父：订成的秤，生成的命。解放前，我救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，我不能让共产党受损害。看不惯的事，我是忍不住的，一定要管！

张母耐心地：你呀，美霞现在是居委会管治保的，我看还是甬管她了。你多管管你自己三女儿要出嫁的事吧！

张父坚定地：我们和王家是亲戚，在外面流传不少美霞的闲话，还在上海生了个私生子，这不败坏我们墙门的风化吗？

张母有些不耐烦了：舌头生在别人的嘴里，任他去嚼，你管得了吗？

张父依旧固执己见：外面的事我管不了，墙门里看不惯的事，我不能不管。她还象居委会的干部吗！

张父索性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朝窗户走去。

张宝法的窗恰好与王美霞家的窗斜对着。

张父推开窗，王美霞房间的窗玻璃上映着两个人影，正在亲吻。

张父故意把门窗关得很响，惊动了对面窗上的人影。

斜对面，王美霞推开窗，指桑骂槐地：狗管闲债，猫拖咸鱼！

张父生气地转过身看着张母：你听听，这王美霞已经成什么东西了！

张母无奈地摇摇头。

18. 八年前的王美霞家 日

（继续闪回）

一大早，张父就去斜对门王美霞家找她的母亲。

张父婉转地：美霞她娘啊，我们是自家人，总要多说几句。

美霞娘：看你说的，掏出心里话才是自己人，你说吧！

张父：美霞已经是个大姑娘了，应该找一个好婆家，不要再勿三勿四——东搭一个，西搭一个，影响不好。

王美霞的母亲叹着气：阿宝他爹，你说得在理，我跟美霞说过好几次了，但美霞怎么也听不进去啊。说一千，道一万，她不该与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好上啊。现在是新社会，南下干部更不兴讨小老婆了。

张父：是呀，旁人不好说话，你可是她娘啊！那个姓万的夜里常进你家的门，你得劝劝他们。

王美霞的母亲叹息地：我哪敢说他呀！人家是派出所的所长，又是我们这个区的公安局副局长，还带着枪。他跟美霞说，他要和自己老婆离婚呢！

张父愤愤地：还象是共产党的干部吗？

19. 张宝法家 日

（继续闪回）

张父郁郁地回到家中，一脸无奈的样子。

张母正在给大女儿裁衣服，嗔怨地：你真是多管闲债，女儿快要出嫁了，你快管管自己家的事吧！

张父无语，抽着闷烟。

忽然，几个穿着警服的人，闯进张宝法的家来。

领头的一个大声地：有人检举你是码头的恶霸头目，我们要带你去派出所核实一下情况！走吧！

张父尚未回过神来，另外的几个警员飞快地用手铐铐住了张父，押起往外走了。

张母奔出家门追赶，弄堂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

张母望着远去的丈夫，大声地嘶喊：阿宝他爹！阿宝他爹……

20. 张宝法家院子 日

(继续闪回)

张宝法家的门前简单地挂上两只红灯笼。

男家的挂着红布的三轮车行来,停在墙门外。

张母强打起精神,为女儿操办喜事。

张宝法与妹妹为姐姐送行,为姐姐祝福。

姐弟俩抱头痛哭,父亲毕竟还在牢里,喜中带悲,泪落纷纷。

21. 审判场 日

(继续闪回)

一个宽广的操场里,临时搭起的台子上,横幅书写着:严厉镇压反革命!

张父头戴高帽子,跪在木头上。

台中间,万小夏正在宣布:将姓张的码头恶霸押下台枪毙!

两个当兵的将张父拖下台。

台下群众中有几个人正低着头暗暗流泪和叹惜。

22. 张宝法家院子 日

(继续闪回)

喜娘扶着新娘向三轮车走去,一只脚刚踏上三轮车。

突然,一位码头工人飞奔而来。

气喘吁吁地对张母说:大嫂,老哥他——他——

那人简直无法再说下去。